

天

一

閣

集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范欽安卿 著

封工部主事黃公墓誌銘

封主事黃公卒之二月某覲還過公所哭甚哀既
踰年公仲子元恭列狀謂某曰子以姻故知先公
宜莫如子其爲銘某輒又哭曰余稔見公康強善
飯今忍銘吾公邪公諱宗欽字堯甫其先福州人
殿中侍御史龜年始家於郵以論罷秦檜著聲數
傳至元提領琇幼育於舅氏薛子良從其姓於公
爲高祖曾祖志節醫學訓科皆醇謹長者祖瑛廬

陵教諭父驥姑蘇驛丞咸以公弟禮部侍郎宗明
公貴贈中大夫光祿寺卿祖母倪母陳皆贈淑人
逮公世始復姓公生而敏慧洎長習舉子業游都
御史定齋王公門有聞矣無何姑蘇公卒陳淑人
在疚諸弟妹又纍纍弱稚外內事糾紛莫可解公
綜理惟謹入娛陳淑人無不當意暨婚嫁諸弟妹
咸有立以故學不大進棄去家務遊國子同舍郎
折節爲下久之竟不第嘉靖歲乙酉上銓曹授合
肥丞卜日蒞事舟行至上新河位大風浹旬期且
屆懼謀改卜夜夢巨人衣緋揖曰君弟寬母爲意

且起公不知所爲逮晡時反風舟駛竟蒞事如期
蓋一昕夕而行八百里云合肥爲江東奧區巨猾
蹲聚莫敢詰公治其尤者數輩令大行有獄久不
決廉其寃立出之夜持百金爲謝公笑曰吾以寃
而貰汝寧望報邪汝第往不且治汝其人逡巡而
退會城南香花墩宋龍圖包公書院在焉水道懸
隔往來者恒病涉其人詣陳守桓曰吾寃不白餘
十年幸賴黃丞金莫可爲謝請造舟以昭丞名陳
愕曰典獄之仁彰善之誼兩得之矣攝巢縣治如
合肥俄以母喪去合肥巢之人羅送之服闋補吳

江董稅事先是歲徵踰五十萬積逋殆數倍縣官
拏切無倫罷民破家莫能償豪狡更窟宅其中爲
奸利吏治國賦交病之公乃驅諸無賴易置富良
者尸其役約先輸歲徵餘及舊逋民大稱便既督
儲都御史行部責逋更急衆恐以控公公令各籍
其物力品爲上中下并流亡瘠陘應除應減之差
上之都御史曰嘻董稅不當如是邪乃朴其下逋
者二三人餘以屬公衆皆踊躍赴輸公卒以最聞
遷睦寧令歲饑民轉徙公下令招徠民稍稍集於
是躬加慰勞歲賴以大穰乃大修學舍繕城郭聯

保伍詞盜賊諸有緒矣部使者交熒之明年當考
察時宰以宗伯公論刺夙憾落公職公怡然曰是
焉足爲困度吾後終必興公歸十三年而當嘉靖
丁未元恭以明經舉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封
公如其官既論劾中貴人中貴人構以他事自也
田員外郎出判漳州公復怡然無幾微見言面斯
其心豈與彼齷齪望子弟驚聲利者侷哉至語後
興如發徵期會又何異焉公性儉嗇食不兼味衣
不重裘顧善治生雖米鹽細務必謹出入以故家
益饒頗周恤族屬有鬻子息者公與贖弗聽至直

於官卒爲擇良配撫其子至成人貧者歲遺之粟
婚娶喪葬助各有差才美者爲延師納贄久而靡
懈郡中大饑設糜食寔人多德之然不肯憑勢貴
人屠太宰襄惠公於公爲丈人行而弟宗伯公以
忠讜結

主知當其時聲焰赫奕公居其間退然如寒畯殊不
知其爲親黨者謝事後神更夷曠疏治圃榭下闢
濟川於是人咸稱曰濟川居士結邑中耆彥十餘
曹爲社月率一會會必歌詩投壺稱說古今事媿
媿竟日乃罷閒覽山水興至即往雅以爲快其天

性真類如此歲壬子遘疾頗亟時長子元肅爲南京鴻臚署丞少子元意爲武寧丞咸圖歸省而元恭以調官旬日畢至公樂甚疾頓釋三之二元意既還任明年春將遣元肅留元恭侍養忽曰吾夢前神人拊吾背謂曰汝不憶上新河事邪汝兒留者宜遣遣者顧宜留汝等其圖之元恭固辭不獲乃行僅及期中貴人方偵愆期欲坐譴遂獲免嗟乎公何獲神之祐之篤也值元夕公強起張燈燕賓友雜選酬應無狠疾增劇遂卒時癸丑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壽七十有二元肅等以嘉靖三十三

年二月十三日葬公于鄞鳳臺山之陽從祖兆也
始娶范氏爲某姑先窆繼娶周氏封孺人子男三
人卽元肅元恭元意女二長適俞坤次適陳力娶
居孫男靜存魯存操存人存鼎存謙存而松存鞠
於元肅爲最長彬彬皆蘭玉公於是爲不沒矣銘
曰 維質則豐施也邕邕謂羸其逢而胡溘以終
有丘鬱從中龍以泓是惟哲人之宮茹陰布陽申
行無疆

梁令人李氏墓誌銘

令人姓李氏名 家世東平人寧波府通判梁君

紹胤配也其先祖莊由御史遷四川按察司僉事
有令問生子儀封知縣美令人父也令人生而婉
孌僉憲君屬儀封君曰女字必慎所與是時梁君
生三歲矣梁李故著姓而梁君祖福建按察副使
君覲父冠帶舍人君槩交僉憲君父子間誼甚篤
因爲梁君求人遂委禽焉年十七歸梁君時梁
君爲諸生綴文緝學家雖顯融用世厲清白無羨
貲事無細大一以委令人經紀咸伸縮纏纏有緒
晨夕必躬親饔爨具滌澣奉舍人君與姑李孺人
視食多寡稍損即憂見顏面食復初乃已終其身

不變梁君故勤學誦讀至中夜令人佐以女紅間少怠即泣下曰吾所以媿媿先後者以君能成大志也古有刺股警枕卒成名今若是梁氏世有聞人乃固墜於君乎梁君遜謝之歲甲午當鄉薦梁君名在高等報至令人喜劇手加額額天曰郎君幸有今日吾即死無憾也其後五年爲嘉靖庚子六月廿六日孺人遂卒距生則己巳年八月三日也春秋僅三十有二嗚呼曩日之言豈固爲之兆也邪乃於二十一年三月葬於州城北望山之陽從先兆也生子一起謝州學生女二長適趙

潛縣學生次適劉慶令人既名家子習聞義訓而
猶性度淑慎履不踰閭未嘗有逸言笑容內外斬
斬其自奉糲食布褐泊如也梁君嘗謂人曰吾益
友益友云既貴追思令人之賢享有祿奉不克與
偕語及必噓唏不釋至是述其懿實問銘於余而
梁君雅忠信倜儻有大志初宰汲縣復補棗陽晉
河南府通判皆有治行去後民見思至補吾郡聲
稱甚著雖其天性默成動臻理道而令人儆切之
助有自來矣銘曰 婺發祥芒彌天媛秉懿胡以
不永年惟壺則兮屹茲鐫隤休祉兮宜子孫

北江李公墓誌銘

夫賢豪表見當世茂著聲稱乃爭相傾慕照映方
來豈必都榮躋膺侈有資閎然後爲雄哉蓋亦有
山林常布之士焉誦法先王修飭名檢甘貧厲志
非其義不蹈殆難以閭沕例論嗚呼若北江李公
者非今之所謂賢豪耶公諱朴字質夫號北江其
先郊人也系出唐汝陽王璣後宋靖康中有元珍
者爲慶元府提舉遂家郵馬數傳至刑部員外郎
衍衍生宣義郎鉅刑部坐持法忤石亨謫戍宣義
間關萬里白寃狀亨敗始復官宣義生居易翁湘

公父也先娶鄒生公三歲即失怙已又娶鄒生子
三人公失愛而乃鞠於祖母某即廢書年十七發
憤稱曰余上世代有聞人乃今墜於余乎遂工苦
誦習學既通聞者不遠千里延淑生徒歸必持數
十金或百金當是時宣義春秋高居易又不事家
人業所持金即給資斧而盡詎暇及婚事也公每
遠出辭宣義宣義曰汝三十未室寧當爲後計乎
公第悲泣而已宣義之喪也祖母亦喪繼母及二
弟又相繼喪公殫力襄事久之乃娶周令人周故
患痰疾十餘年不舉子有勸公置妾者公曰吾有

妾而弟顧無妻乎第當爲弟娶婦幸而獲子以無
斬先人緒是弟無妻而有妻吾無子而有子矣弟
遂獲娶婦家益落公外應門戶內以奉居易懼處
之坦如居易病痢公夙夜抱持湯藥必先嘗以身
爲儔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大故哀毀骨立歛葬咸
克如禮人以爲難祖塋祠堂廢歲時罷祀公捐歲
入繕屋仍增置祀田季弟嘗依公時或課督稍有
違言公曰仁人於弟親愛委備吾不能使弟無言
有餘愧矣從弟有客死於鄉者公躬爲殯舍乃又
設位於家聚哭成服雖時值家慶弗顧也其孝友

天植類如此而又恬於勢利振人之急會三應省
試不售乃補博士弟子員縣令劉公宗仁延爲館
賓公抗顏不與外事三年如一日劉故簡嚴慎許
可乃亟加稱禮人有逋從弟數十金迨其死揭于
通衢云吾弟無家業已殯塋夙逋者並免償若親
族以婚喪請者曲爲營助未嘗以貧爲解然風槩
豪舉人有非者即面折不遜至聞人善則嘉樂之
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援筆成章語及理道世務上
下古今得失咸中要會晚年益嗜綜覽與友人唱
酬無虛日所著有寫懷集硯田集鼓缶集人多誦

之方第之獲婚也一日公夢與孫忠烈公夷游見一少年持丹桂下自月中宮曰汝欲之乎抱置公懷中而周遂妊病卧醫顧以爲疾也百方攻之竟無恙已而生確山君嗟乎公所爲謝絕妾媵黽曾弟婚寧復他有幾哉乃今獲有令胤日以熾昌謂天道佑善非邪世之人嗜利恣睢多行不義視親黨如途人莫之收恤觀公之風可以興矣公子一尚默周出舉進士令確山娶楊氏繼娶黃氏聘俞氏其名羔者養子也拮据理家公愛同已出先公五月卒娶林氏繼娶周氏子三人舉學臺昆自林出

也公卒於隆慶四年四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九以
六年閏二月 日塋於郡城南板橋之原去祖
域四十武而近從公志云尚默列狀泣謂余曰先
君獲交於公稱莫逆敢以銘請余覽其狀曰斯固
稔所睹聞者也遂銘之銘曰驥之良兮乘車弗服
麟之振兮昂養弗祿吁嗟李公淑慎且文與穹壤
存是惟哲人之墳

周恭入陳氏墓誌銘

恭人陳氏憲使周君之母萬曆己卯冬憲使視師
海上還持其狀謂某曰吾母棄良臣積十餘稔遺

言志墓當遲有錫命不佞徼先人寵靈叨官中外以逮今茲敢請而其狀曰恭人世家公安貴湖里人父隱君雲鳳母劉氏生即婉孌稍長通女誠諸書隱君以是鍾愛擇配里中兒鮮當意己乃歸先大人中憲公是時家政叢焚太姑余太夫人綜理矜嚴且屬意於姑娣嘖有煩言母務百方順適其意卒歆服久之諸父析產中憲公務遜讓所得多薄陋母殊不以爲難中憲公交道既廣而猶從事公府事無纖巨悉委母攻苦茹淡蚤夜惟治甘美大父暨大母曠夫人退則程減獲爨汲織紝耕歛

樵採之任各効其能家以故日蒸蒸起不佞方習
舉子業中憲公譙讓母謂督厲怠母第唯唯退而
雪涕謂不佞曰兒勉之無負而父望以重吾憂繇
是不佞乙卯廁鄉薦始授室禮成促上公車中憲
公亦且需選京師會大父隱君相繼捐館舍母視
歛殯諸具靡弗虔哀毀踰常度見者勸止之不省
性猶好施與辛酉歲大水親族丐貸無弗應迄後
斁者至已責無不人人意得乙丑不佞成進士屬
嚴氏事附離者咸得禍母寄言榮進有命而幸
上第際清時一意樹名行慎無効若爲貽噬臍悔

不佞遂不敢應館選無何令長洲中憲公先已携
母丞旌德矣便道上興居甚驩勗如初明年夏
曠賊起婺源將薄旌德旌德故無城吏民望風相
率避匿中憲公日夜治戰守備部署稍定謂母曰
守官自吾職汝輩今將安往母曰官人急公家妾
急夫家分義一也願以死從中憲公遂帥師往禦
至藁口遇賊大戰賊敗去境內獲安然母緣是憂
勞成疾矣明年二月以疾亟聞不佞力辭邑事於
謝中丞某董御史某五日夜遂抵旌德伏床第且
睨且泣母強起慰勞示無甚恙狀日進醫藥索款

木手撫之又霍然喜浹旬疾忽劇命取水盥沐已
乃歛獻曰自我結髮從而父間闈侍二三尊人無
大失德而父宦茲值寇警藉有天幸獲相保吾見
而成樹而配蘭孺人諸兒又羅立繞膝行意願足
矣第不獲終侍曠太夫人以爲恨母泣衆皆泣遂
逝丁卯歲三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德癸酉十一
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不佞嗣以兵科右給
事中出守洪都滿考奉 制贈母爲恭人而祿不
逮養矣可勝痛哉視歸時權厝於祖塋大塘山之
原卜某年某月葬於 不佞茲叙列皆當實不爽

不敢以私故誣其親公且謂何某曰斯固走之所
宜銘也子三長即良臣娶蘭氏良宗先七月卒次
良貴邑庠生娶謝氏女二適田至邑庠生鄒琛孫
男七祚隆邑庠生娶毛氏祚顯聘李氏祚懋何氏
祚序羅氏祚永女適邑庠生王敬熙皆良臣出祚
熙聘龔氏祚新良貴出銘曰壺專與紀則守都徽
音婦而母括辭載幽紛玖玖石可泐兮名弗朽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范欽安卿 著

重修象山縣公署記

象山爲浙東支邑去郡城二百七十里而遙三面距海西阻巖谷較若輿區蓋自唐然矣地既僻遐積歲使節不一蒞民間視爲尋常令茲者率鮮事而又不若罹倭警轉徙靡遑以故百務頽弛即諸所建置故簡陋日陟月剥莫知所底迨九江陳侯至夙夜求民之莫悉心興罷纏纏既有緒一日周覽境內慨然有槩於衷曰夫牖物者振蠱昌化者

植表邑以名勝稱海上即不能締構宏麗與內邑
埒惟是樹善出治猶襲故是諉將何以副仲尼之
覲避單子之誚乎於是品較重輕首請發公帑葺
諸廟學殿廡門堂及祠亭齋舍俱森整輝奕已乃
飭戰艦兵械已乃修東城樓北水門雉堞敵臺警
舖已乃修預備倉已乃夷治昌國石浦諸孔道所
在咸稱快吏民又以公署請曰吾何暇於是廳事
洎吾衙猶足支風雨第丞無衙延賓無館均田碑
無亭藏無石櫃後堂與串堂欹東西曹吏房地獄
禁隘計且鉅繁柰何久之乃鳩工庀材諸作並興

遂能拓舊更新支傾起仆中外井井至者改觀經
始於萬曆甲戌冬明年春告成費皆資於稽贏節
冗佐以讞獄束金民弗與知也嗟乎斯豈易易者
哉士當混跡里閭業鉛槧一旦出而膺民社之寄
才質不倫志亦異秉彼庸瑣異輒狼顧莫措及便
利身圖恣睢饕餮者置弗論上焉者憑藉才華傲
睨當世視爲卑猥末務邈不嬰心次焉者循循歲
月積資取庸務爲一切鮮有久長之慮乃若長視
逃顧洞變察釁前有諂諛之虞復有譴責之累欲
其鼓行無忌弘濟時艱蓋亦難矣斯非才敏天植

志存康濟榦之以庶出之以遜濟之以沉毅守之
以悠久無激無隨審勢順時鮮克有成勤也夫陳
侯者不既賢乎哉土木誠大事往境內有營衆輒
洶洶旋以報罷聞斯則帖然稱服侯所以收民心
者宜有道矣於是邑之士大夫周君希程王君文
照暨庠生周誥王文燭周應祥輩從吏吏民之計
礪石屬綱紀之他善政以非脩剏不具論侯名思
愛字

由鄉進士歷臨淮學教諭晉今官云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肇驅胡孽憲天立極監觀古昔思以滌滌腥

穢敷咎大猷即於踐祚之明年詔天下郡縣所在
建學延師儒以倡道教吾寧學於是即宋舊而拓
新之咸感奮濯磨颺馳雲蒸以應德意彬彬聞人
雄海內矣迨島夷發難中外邸鄴競釋俎豆輟絃
誦務扞家室無寧時所司又廩廩治戰守備覲免
譴責爲厚幸奚暇論於繩墨之外哉故學日就圯
賴

天子之靈諸大夫之力幸而脫駕稍稍從學官講業
如初會西蜀海憲劉公翔謁廟因以爲請公周視
而嘆曰夫學明禋先師而淑養人士者也若是而

莫之省慮將何以崇祀章教余叨觀風誠不能以
惜費爲解乃屬郡守周侯良賓程材鳩工率屬庀
事自廟廡門堂祠亭齋閣達於庖湑墻屏以次葺
治輪奐丹雘井井奕奕泮池又決渠甃石更易觀
視其費取諸齋膳之美劉公與叅議余公一龍更
濟以贖醵周侯則又增構學舍而黃教授一桂寔
經理之遂告成事諸生因謂某爲記謝以不敏久
之乃言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學之修誠得所矣
諸君子亦知所以修身乎夫學也者修諸人者也
身也者修諸己者也以品類謂之物以軌度謂之

則以典彛謂之倫以感通謂之心以融貫謂之仁
以生生不息謂之神循是而之焉之謂道性生形
具不由外鑠修身者非他也修諸道也故能苞該
萬象昂叅三才上下今古異履同揆巋然天下之
望不爲倖已藉使就其便私決情泆志靡所檢括
曰吾幸已得肄是何求諸人者亟而求諸已者緩
也必不然矣竊觀當世之士其學有二下焉者藉
口經術割裂尺幅而藻飾之名爲詞章以譁世取
資幸而獲售爭相誦慕不啻聖書其於造化物理
之蘊禮樂古今之蹟所由經綸世故黼黻皇猷者

視如長物棄而不講蓋十人而九夫通天地人曰
儒乃若是邪其弊也陋上焉者剖破藩籬游神幽
眇以窮理爲糟粕以學文爲贅疣竊佛老之緒以
濟其術如張子韶所稱改頭易面即之恢恢測之
窅窅使人洗泮流宕失其故吾自詞盡性知命而
不足以經世宰物甚者認法乘爲同宗目超悟爲
一貫筆之於書猖狂不返其弊也幻幻則杆而難
束陋則捷而易沿其於失道則均也乃若倡言明
道浮慕昔賢旁招廣引立門戶以爲名高即其竑
議濶談鉅包塊坳纖入毫芒沾沾自喜眇視千古

豈不壯也迹其行事往往矛盾世儒以此詬譏志士且避畏而莫知所當嗟乎胡未之思邪夫堯舜孔子世之所謂聖人希曠眇絕者也乃其道則曰孝弟而已矣忠信而已矣不越日用之常何也蓋忠信廣大而光明孝弟懇惻而真確蘊之爲天德踐之爲人倫所謂不學而知不慮而得聖人至於塗人一也欣洽充盪道不下帶其極至於通神明光四海翊天地圍萬物寧復求諸形骸之外窈冥昏默如世所稱彼詞華虛恢者不俟論矣要以篤行好脩不背所言爲本得時則駕諸君子亦知所

以脩身乎

主上方光紹鴻烈作新髦士屢下功令務在敦勵行
藝邇又察舉學官第其脩墜而廢置之意甚勤厚
夫亦期得名世之士不二心之臣長養薰育爲社
稷隸語有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故天不擇地而
垂雨露聖人不擇人而施鼓鑄較然矣若夫感邁
會之盛思負荷之艱蚤夜孳孳茂樹名行追前聞
人豈惟

聖代諸大夫且嘉賴之亦惟諸君子是賴由前而言
則爲自脩由后而言則爲上而脩皆道也固所以

脩身也惑而知返迷道不遠願爲諸君子決筴之
於是咸曰唯唯敢不藉乎而拜遂書諸石

胡氏孝義貞節門記

胡氏爲西昌鉅族世以善行著至主簿君日守益
以茂鬯西昌俗凡子執親喪吊客至輒張高宴宴
客水陸珍錯非沉醉不輟往往費以十百計見謂
爲孝至有破產弗靳者陳令魁至主簿君時爲諸
生其父韞菴君喪乃風諭以禮主簿君與兄日裕
日思跽告几筵退以白諸宗親諸糜費非禮文者
悉報罷曰不肖何敢以私故儉吾父顧吾父斤斤

醇謹歲嘗捐貲周糞乏與其費而無當曷若兼利
人人廼以穀八百斛入縣預備倉備賑又以美金
三十兩隄茶山陂用資灌溉陳令嘉之署其門曰
孝義語具歐陽恭簡公所撰記中是時主簿君兄
弟名稱聿起而次兄日舒已捐館舍其妻歐陽氏
方二十六歲有二子呱呱在抱遂嚙指誓曰吾未
亡人所不即殉三尺土者徒以遺孤在蒼天白日
寧有他心即捐容飾躬織絰屏絕外務非祭祀不
踰閭域日勗二子行藝底於成樹若此者垂三十
年於是馮令叔吉上其事於

朝褒旌如制君子曰嗟乎何胡氏之多賢淑也哉今
之奉親者稱能承顏順志已踰品流至欲引親於
道槩未之聞平居寡滌瀆之奉迨其亡也崇飾彌
文以爲觀美蓋十年之養而不敵一日之費何其
先後衡決若是邪即使通朗之士明知其非亦復
不敢貶損取時訕笑又且馳逐什一之利善自珍
嗇甚者富擅里閭而兄弟親黨凍餒相仍莫之收
卹斯其人又能捐不訾之利於不相問聞者哉士
大夫平生侃侃持論其於利害榮辱雖眇小即棄
背不暇顧因而弁髦其君若馮道流者不少矣彼

笄帔女流生長閭閻前無爵祿之艷後無刀鋸之
驅欲其引身抗義育子成立此杵臼所謂至難至
難者也乃今主簿君兄弟以禮崇其親歐陽氏以
節徇其夫豈嘗飾情矯世徼不可必得之名哉聊
以自盡其心而已崇禮之謂孝徇節之謂貞在主
簿君兄弟可謂能子而歐陽氏可謂能婦矣衆美
竝效萃於一門嗟乎余於是而信胡氏之多賢淑
已范生曰予聞之天道無親惟惠善人又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蓋天人感召之當世持以爲左符
也胡君日守既克續其令緒以明經簿吾邑顯有

令聞諸子又彬彬與謝蘭竇桂輝映後先競爽儒
林其來未艾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予嘗撫鎮
虔南西昌在屬中采風民間習聞胡氏之善蓋式
閭者父之陳子魁爲同年馮子叔吉又姻家與所
聞足以更相發明爰著斯記以告來世語曰十年
樹木百年樹德言貴積累之漸也後之求世德者
其尚考信於斯云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六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范欽安卿 著

祭李母楊太夫人文

於戲鳳生丹穴龍產名淵入亦有種惟賢毓賢倚
嗟夫人莊順靖端嬪于華閭壺儀罔愆篤生少傳
上應台躔左右我

皇一德格天如說弼商如甫翼宣惟

皇邇念錫命頻繁崇封侈號儷美申韓歲時上壽車
騎喧闐咸祝同休嘉靖萬年將俾少傳在公周旋
云何背養乘雲上僊作賓西王丹旒翩翩傾朝嗟

悼我皇盡然亟下所司卹典特虔有美里第英
魂來還隣杵罷相馬鬣其阡爰奠生芻侑以蕪篇
山高水深令則彌延於戲哀哉

祭歐陽氏夫人文

惟靈挺生高門純懿端莊動循內則嫺美姬姜爰
佐師相夙夜勸勸祚歷三朝眷隆我

皇咸有一德如尹暨湯忠弼休命式克對揚

皇念厥助錫賚殊常夫人一品踰二十霜惟陟象賢
嶽峙龍驤蘭孫雲興冠珮趨蹌日偕師相康樂洋
洋環視宇內繫誰可方天胡不吊寶婺沉光驟驚

迅舉邀遊莽蒼訃聞 龍陞卹典相將

特詔乘傳舉歸故鄉某等夙欽令聞均懷惻傷望風
寄奠蕙殺椒漿袁山轟轟秀水泱泱猗與夫人百
世其芳嗚呼哀哉

祭訃齋叔父文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壬申朔越二十八日乙丑吾
叔父訃齋公卒于家訃至潯陽其從子某驚踊哭
盡哀乃東向稽首械辭寓奠而言曰於戲何辜于
天而毒我叔父邪某少也孱往來叔父寢聞姬媠
撫摩飲食必借乃業書書不習已而肄文文不

諳我父屬之叔父規誨引喻靡間寒燠某稍稍開
悟因緣隨叔父校藝叨舉于鄉時之倫類或生引
避而我叔父懽出胸腑事必先後某且舉進士服
官中外叔父寓書曰爾母黷貨母妃勢母小人是
狎母虐無告母負爾君母斬爾養晦大父之澤母
背爾父之教茂樹聲績爲我生氣是亦我顯庸也
某是以不敢踰伏以至今日夏初歸省我父叔兄
第懽聚一堂舉觴上壽親黨稱賀吾叔父方健飯
無恙諸弟又喁喁膝下意謂可永此樂也無何以
病告某嚴程日迫義不忍別更視叔父膚理尚瑩

語緒明豁猶庶幾勿藥也而乃竟死矣於戲何辜
于天而毒我叔父邪是何可望先後我邪寓書箴
誠邪懽聚如曩日邪吾聞天道福必善人才高則
位顯德樹則壽隆吾叔父四齡失我大母斬然頭
角異群兒稍長業舉子種學績文試必高等所友
盡一時英豪練習世故毅然有宏濟六合僂力時
艱之心鄉之士大夫謂我叔父必亢宗已而侵尋
費宮垂四十年志慮邁往跲而復奮性復坦直無
他腸遇事敢奮出人于難不暇校禍患宗黨貧乏
多所調恤又接引後進疊疊忘倦鄉之士大夫又

咸謂吾叔父賢此數者皆足以取徵于天而乃竟
死矣於戲天可憑邪屬續之先日叔母輦咨以後
事志志無言至日且曰吾安寢無他慮於戲豈達
生委命爾邪將有所不俟言邪今叔母骨立弟妹
弱稚生業荒寂書帙散佚覩物興懷孰不嗟痛而
况某邪顧我父輦誼能存念某即不肖必當奉以
周旋杳杳夜臺何日復旦生死訣絕詞短情長我
叔父其亦能知邪於戲痛哉於戲痛哉

祭顧一江憲副文

方公之仕於朝也爲都水郎俞公浴爲屯田郎某

爲營繕郎用同年爲同官以意氣相砥厲

國家方肇建陵廟諸工物力大誣奸商黠賈根附郭
翊國勛高閹忠陳錦衣寅表囊擅權競爲奸利咸
不自揆思以效萬分之一挺身撓格勢莫能支某
與俞公竟坐誣下獄賴

先皇帝聖明獲保首領而公先幾以病去矣已而公
病痊起爲西省郎以二千石守畿郡久之遷山東
副憲所在奉公秉法固有骹骹聲問籍甚顧惟不
善俯仰時柄臣藉寵靈肆威福以䟽暱爲醜好以
喜怒主升黜一不當意竒禍立嬰衆側目重足視

官如甯不者裂維決防爲世詬譏而公先幾致爲
政去矣公偃息林丘垂十餘年方與畸人逸士促
膝論心龍游清冷之淵蟬蛻塵壒之表上可企子
真下亦頡頏司空圖也表儀士林聲施海內庶幾
國老壽考無害而公溘焉長往豈憤世尚之垢濁
乘雲上任邪將左右上帝分尸化機耶嗚呼其莫
之究竟矣俞公既早歿某復觸勢貴之怒待罪東
歸未嘗不服公之先幾也去歲家第分教海虞寔
公之鄉詢知公已捐館踰年涕淚交頤茲特論敘
平生所睹見者大較若此特以川坻懸隔無能憑

棺而哭不腆之辭聊以託於生芻之薦也靈爽炯
炯公將謂何

祭季叔父文

惟公種學績文足以應時而名不登于賓列偉幹
竒氣足以長世而齒不躋於大耋豈天命之靡謀
非人慮之能設公固抗志沉冥早脫羈紲嘯傲乾
坤偃仰林樾家鮮長物而神常晏如侮或外至而
較亦不屑親黨舉和里無侵齧知者稱爲愿良而
不知者亦無橫說降祥錫福斯蓋天心之所簡閱
也夫何三年抱疾一夕云訣凡我戚屬胡能不隕

涕而哽咽也然公酬世不爲迂居身不爲拙陸沉
王官非貪榮待正而斃非凶折所冀後人將食其
報而又何疑於事應之未徹也邪靈輒就駕言即
于穴瞻拜几筵觴豆芬紉幽明異岐茲焉永別猗
英爽之照臨橫六合而彌烈於乎哀哉於乎哀哉

祭姪子虛文

於乎子虛而遂長逝邪性秉醇雅心無他腸力學
績文表見流輦謂當策名昌時雷奮雲蒸如鷗
鵬之翔於扶搖驥足之軼於奔電力追聞人大抒
夙抱而乃中道顛躓邪於乎汝之初誕也予方舉

於省闈夢汝父母示以重寶心神忤躍次日遂得
汝生之報共珍惜之已而吾備員繕部出守袁州
告於大父母暨汝父母皆辭汝以行頭角日見崢
嶸所同筆硯者餘姚孫翰林兵曹諸人聞見日廣
意識日融人曰他日范氏顯庸者其在此子乎心
彌喜之迨遷官江臬留汝家居將使專精學業用
圖大舉汝亦入黌校累試省闈不第冉冉于今三
十四春秋歲又當大比汝伏枕云云猶冀一試邁
往直前之氣金石可貫而竟不待何邪汝父汝母
望汝以成樹汝配汝子望汝以依倚親黨望汝以

翊持門戶望汝以光大乃今將何所藉耶去秋吾
之在慶南也一日夢我先君曰長房女孫年漸長
大汝可善視之寤而語諸汝孀共爲貽愕豈吾父
母神靈在天默懷軫念邪嗚呼夢一也何後之恊
而前之悖也豈短長有命非人能與耶然學如子
淵而天文如李賀而窮躐躐多行非義老死牖下
彼仁者壽固不可必耶所謂短長之命蒼蒼者亦
不能制耶汝亦將何所執耶嗚呼冥矣漠矣路殊
岐矣隙駒石火獲迈故初矣汝又何得而不爽暢
邪茲具小奠聊表我心蒼天白日涕泗淫淫彼環

哭者汝之父與母妻與孥而不相杵者汝之宗與
隣汝其知耶汝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長兄文

嘉靖壬戌八月望日長兄正所先生卒於是弟某
驚齋號踊痛摧心骨憑棺相嚮淚潛潛下既十月
四日俗所稱終七也始能爲文剖羊醜酒率諸子
某輩奠于几筵曰於乎我兄而迺遽罹於斯思者
不可爲嘆息悲者不可爲累邴念我先世代有善
貽我祖我父策名昌時寔惟撝謙之是將而清白
之與持我兄嗣興渠獲靡移內以親於族黨外以

睦於里閭祗見歛焉若訥退焉若懦了無睚眦鬪
戾之可訾雖稱陶情醉鄉哺糟啜醢睥睨今古荷
鍤自隨至評隲月旦抑在伸直凜凜華袞鉄鉞之
宜世方炫技以徽榮怙勢以掠資迺咄嗟卑鄙束
髮以來六十餘年於茲而猶家無長物身不免爲
布衣若將終身不求不忮上以追龐德公之遺緒
下以侶漢陰丈人於庶幾我聞元命自作福善神
司若此者將以茂需乎第祿而躋壽於耄期我二
人者猶幸追隨几杖留連卮匱懽仍締於衾被聲
永協於墳麓俛仰天壤誠我心之所甚希也夫何

二豎構虐溘焉朝露而不少羈豈短長之有數非
人力之能爲當屬續之先日固已朗朗指義命而
訣辭匪神情之夷曠何委順而莫疑特念我父我
母生我三兒二親棄背惟兄是資兄今長往我輩
何依呼天籲地我寧不悲况復孱媿在室諸孤離
離幽明殊路欲語從誰於乎哀哉風蕭蕭以戒節
鴈群起而南飛惋中路之斷行莽侘傺而淒迷諒
魂爽之儻恍竟渺渺而何之將朝遊於扶桑而暮
薄於崦嵫猶恐虺蛇虎豹載道難馳睠茲故土胡
不遁然策駕而來歸也嗟嗟我兄於乎哀哉尚饗

祭子婦屠氏文

嗚呼痛哉天道雜揉孰尸其權善不必慶惡不必
殃汝毓名閭夙閑姆訓恭順靜淑質行天成嬪于
吾門迨及七襖婦儀壺則纂纂好修凡厥外內舉
無間言眇茲宗祏緊汝是賴上供廟薦下啓胤嗣
何辜于天猝與禍會醫不奏功禱不播祐於乎痛
哉今吾二人漸躋衰齡夫曷汝相女曷汝鞠百感
交集淚如綆縻於乎痛哉望舒西頽逝水東下游
魂何之倏焉七晨聊陳牲醴奠汝几筵炯炯汝靈
鑒茲哀臆於乎痛哉

祭岳母袁太令人文

於戲顯允岳母德儀純備早歸名閨表見流輦上
奉舅姑中相夫君淑順端懿門內斤斤時惟夫君
佐史在臬北燕南吳出入靡輟母寔左右列于冠
紳二子二女鞠誨攸勤長子云殂所天亦殞保持
門戶式堅且忍辛楚備閱垂三十霜中遭次子遘
疾出亡迨其來歸母也燕喜是婚是嫁曰惟子孫
神清健飯獲臻康寧踰七望八將期百齡胡然厲
疾既安復熾屆茲仲春奄焉長逝壹範奕奕像設
斯陳隣聞罷杵矧繫宗親惟母長女歸於不肖荐

被恩滋越於恒調營救無因淚如流泉爰率眷屬
奠於几筵有醴稍清有牲稍潔神爽在天寧不降
啓於乎哀哉

祭陸都督母文

惟靈神稟淑懿式協天常左右女史型範丕臧早
嬪名族肅共是將內章婦順外相夫綱俾承帝眷
柱石巖廊載勗喆嗣恪遵義方伯也鳳舉仲也麟
驥繫彼古儀不越閭房昭茲令問嶽峙川長天
章覃錫禴翟煥煌期享純嘏遠於無彊云何不吊
僊逝冥茫凡諸縉紳孰不盡傷某等夙忝通家誼

屬同鄉矣止京國耶薦一觴生芻之義置我弗忘
於乎尚饗

祭聞莊簡公文

嗚呼近世以來全才蓋稀乃有外飭而中背始暢
而卒離亦或年屆昏耄好爵是縻蓋不免模稜以
爲容附難以爲資遂甘心焉不察知進而不知退
之非斯由神稟之淳識詣之卑將何以臻大道於
庶幾俛仰者哲舍公其誰方其名岳鍾秀靈珠握
竒斯已迥異羣流而遂應

孝皇宮中降聖之祈爰歷諸曹府寺是躋清才浚節

爲時羽儀乃晉司寇乃晉宰司身事三朝官周兩
畿人但見公訥焉若默退焉若遲而至於臨大事
決大疑則固沛焉若江河之濶挺焉若松柏之姿
蓋正如青溪而不隘勁如太原而亡怯清如見素
而去矯達如石淙而能持以故士有型模國有著
龜勳昭旂常名聞四夷

皇上式厯端人之諭側席之毗而公乃抗章以歸矣
心憂王室細大必咨誠如魏公之在相州溫公之
在洛師故雖林居掃軌垂十餘年而實繫天下之
安危是其心跡一律終始不睽取舍必以其道進

退不徇於時則駕前英而間出兼近時而莫齊宜
其茂介繁祉壽越期願忽乃捐世長逝胡昊天之不
憇遺訃聞朝宁我

皇盡悲渥恩荐錫嘉謚攸宜某當釋褐奉公履恭嗣
叨倚玉睠念彌滋即今霞旌雲憶道選物外若不
可追而德音懿範示我法程則固炯然心目而尚
可希臨風引涕聊薦一卮嗚呼我公知乎不知

祭姪婦徐氏文

竒毛早脫珥弁難妍嗟嗟物理惟人亦然睠惟孺
人產自令族女梨婦儀克閑且淑歸我猶子亦既

數年脫珥助讀祇慎無愆上承舅姑旁和娣姒夙
夜拮据箴無私笥生子及女勗誨諄勤斤斤禮式
被服常新揆彼志慮甘荼如醴宜介亨期荐受多
祉神胡曹管倏降咎殃辭彼總帷魂遊何鄉惟茲
內外臨視哀悃靈輻載途待旦斯發獨我粲盛侑
以蕪文生死異岐聞乎不聞

祭戴少叅南江文

嗚呼世習儇巧古道凌遲九原可作吾將誰歸惟
漢石建惟宋竇儀提身表俗展也庶幾荷嗟先生
異代同揆金鑛玉璞華實兼資砥仁厲義造次弗

離下帷發憤宏放厥辭英聲聳起麟郊鳳岐乃其
微尚知雄守雌外誘紛拏鱗焉不緇當夫射策權
穎天墀金昆玉友六翮差池時論尺五聲光赫熹
望塵納交填門履綦先生退讓若不勝衣涉歷中
外于何不宜用儒飾治耻吏爲師進不徼名退不
牟私恕施順動與物推移先生政體妙契無爲獨
立寡與荐更艱危積薪在前具錦見訾始投間散
卒友麋嘆世憐才靡間紳縷先生順受天命奚
疑歸理舊業締社英耆花晨月夕對酒稱詩杜口
塞耳理亂是非解彼天弢歸於希夷先生忘物何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慮何思苞此衆懿駕實光輝士之典刑邦之著龜
矧在某等積荷眷慈同榜同里後先追隨將挹道
範永世作規胡天降割星隕山摧輻車即道英魂
何之天荒地老能不涕洟何以展恍沼毛村鷗鳴
呼先生知乎不知

祭屠太淑人文

於戲珠沉淵媚蘭幽谷芳有美壺儀鬱罔弗彰當
夫作配名閔遽喪所天遺孤孑孑齒方稚年迺惟
勵共姜之操深居屏飾敦軻母之訓引刀斷織夙
夜一心皦然天日斯蓋有光宗祊之託而不愧

泉城之盛遠傳可謂異時策名現行崇化身爲國
禎惟

皇疏恩褒封荐授冠鳳帔霞輝映先後良以令子由
有令母也雅宜茂膺純嘏筭躋期頤永範鄉國儷
古母師胡乘雲駢溘焉長逝豈厭東土之垢焚將
從西王而適志鍾鳴無定孰不吁噫矧某弱子屬
爲孫壻念殷王之獲依覺隤惻之靡捐薦以沼毛
侑之蕪篇於戲電矚星垂懿聞纂纂式勤太史宣
昭彤管

祭王惟和文

於戲惟和何遽棄捐技善雕蟲而竟乏一第力追
奔馬而僅及指使之年計其易直和厚與俗推遷
執信蹈義急難必先固已行孚於士友名收於縉
紳無惑乎遠邇聞訃而懷恟矐吾二人交久彌堅
蓋生同里巷學同簡編雅稱推讓顧乃先君而着
鞭時常過從論心吐言良有人不能知而君獨知
人不必憐而君獨憐既而倦遊投劾歸田君尚骨
聳神朗翩翩飛僊方幸弄月吟風食霞卧煙相從
於丹山赤水之上期終身而周旋乃今溘焉長逝
能不神摧而涕漣昔有酬心掛劍感知絕絃以此

相方復尙間然想君游魂旁行四極上窮九天宵
緲變恠不可棲止遄歸來乎故園君而惠念視此
燕篇

祭叔母陳氏文

懿哉叔母靈稟冲融教承厥考副憲湖翁初宰松
溪邸舍携從誠習大家日親女紅嬪我叔父德曜
梁鴻孝養北堂飲饌必躬無非無儀外內肅雍織
作助讀嘗至夜中遂俾叔父蔚爲儒宗有兒不育
憂慮忡忡寤寐求賢關雎之風荐生三子鳩鳩愛
同出入訓厲斷機九熊咸底成樹齒名黌宮將俟

鵬舉茂膺褒封越願望期祿養斯豐天胡降罰
一疾云終凡茲親黨有聞罷春矧在某等被恩幼
冲今且老大忽嬰閔凶攀號莫即矯首蒼穹列奠
陳詞聊抒鄙衷庸昭彤管作範無窮

祭汪太宜人文

惟靈鍾粹毓和肇迹名族內則祗修式如金玉作
嬪贈君矯矯豪舉左右百方孝行茂樹仁敵麟趾
愛均鳩鳩發祥委慶鳳翥麟游應時策名母教逾
力國子珪璋司空柱石季復連翩摛華文園門祚
遐昌匹竇掩柳於維司空帝心簡寄龍章翟第

東去利與... 百世不彫

祭陸光祿文

美哲人之好修兮挺靈秀以攸鍾嗣懿則於華閣
兮振遐躋於澤宮儼介特之稜稜兮氣百折而彌

厲惠重施於孤筦兮曰余宗黨之分誼時方視爲
型模兮奄遘戾而云傾渺昊蒼之莫可詰兮憮胡
不諒茲之衷嗚呼哀哉當 世宗之臨朝兮紛雲
龍之馳逐展才謂以颺揚兮蜚英聲於光祿

今皇就封裕邸兮藉侍從之仁賢膺妙簡於廷論兮
秉忠勤以周旋知己結於 聖明兮懷顧瞻於桑
梓迄予告而厚賚兮歸忽踰於一紀值龍飛於五
位兮晉舊臣於顯融人方擬其謁款兮竟高引而
莫之從嗚呼哀哉悵抱疴之侵尋兮爰周念乎親
舊燭鄙困之竭虔兮俾無忘於厥後聿星霜之流

易兮歲忽踰於一周邇音塵之睽絕兮滋侘傺而
惴憂嗚呼哀哉雲風交而橫野兮天日慘以冥冥
孤獸嗥於中林兮群芳瘁而霰零曠六合之迷漫
兮神儻恍而靡輟仰睇明山之崑崙兮俯聆江水
長征而嗚咽鬱幽緒乎莫啜兮徒涕洟之交流爰
陳辭而薦醑兮公寧不弭駕而遲留